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42

2009年7月20日

讀《西洋世界軍事史》

北京大學 李零

歷史上，中心與邊緣往往互為主客。“文明”逐“野蠻”於邊緣，反被四裔圍殺，疲於應付，終至衰亡，史不絕書。西周是這麼亡的，羅馬也是這麼亡的。

簡介

此書共三卷，是個譯本。¹ 原書最初叫《決定性會戰史》，只有兩卷，出版於1939~1940年，後經增訂，擴大為三卷，再版於1954~1956年。這個譯本就是譯自增訂本。作者是英國軍事理論家富勒，譯者是臺灣學者鈕先鐘。

¹ 富勒著、鈕先鐘譯：《西洋世界軍事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歐洲兵學有個特點，它很看重戰史，這是古典時代就有的傳統。

這本書就是講戰史，從埃及、亞述講到二戰結束，時間跨度約 3400 年（原序說，他寫的是“3500 年來的戰爭史”，但實際算下來，只有 3424 年）。講戰史，此書是經典。

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1966 年），軍人出身，21 歲當兵，55 歲退役，退役時，軍銜為少將。他比邱吉爾小四歲，比羅斯福大四歲，比斯大林大一歲，和這“三鉅頭”是一代人。

他活了 88 歲，兩次世界大戰，他都碰上了。他參加過布爾戰爭和一次大戰，沒參加過二次大戰。二次大戰，他只是個旁觀者。1933 年，他退役後，埋頭寫作，著述甚豐，據說有 45 種書。這書是他的代表作，寫了 30 年。

富勒很有名。歐洲兵家，講制海權有美國的馬漢，講制空權有意大利的杜黑，他是“裝甲戰之父”。1963 年，他和利德爾·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鈕先鐘作“李德哈特”）一起榮獲英國三軍學會（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最高榮譽獎章（Chesney Gold Medal）。

鈕先鐘（1913~2004 年），也是老先生，不久前才去世，活了 91 歲。他很高產，譯著上百種。他的軍事譯著，廣西師大出版社出過九種，這是其中之一。

16 年前，我就接觸過富勒的大名。我翻譯過利德爾·哈特為格利菲斯《孫子兵法》英譯本寫的序言。² 序言說，抗戰期間，有個國民黨軍官多次造訪。他說，中國的軍校是拿富勒和利德爾·哈特的書當主要教材。利德爾·哈特就問他，你們讀不讀《孫子》？他說，在機械化戰爭的時代，《孫子》已過時，不讀。利德爾·哈特正言厲色說，不，正是現在，才應重歸《孫子》。

² 《孫子學刊》1992 年 4 期，第 12~13 頁。

歐洲兵家，有四個人最有名。19 世紀，拿破侖戰爭時代，他們出過兩個大師，瑞士的約米尼和普魯士的克勞塞維茨。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他們也出過兩個大師，富勒和利德爾·哈特。富勒是利德爾·哈特的老師。

二次大戰前，英國是橫絕四海地球上最強盛的殖民帝國。二次大戰後，英國衰落了。

英國衰落，是富勒的心病。

保守主義是英國的傳統。他很保守，不是一般保守，而是非常保守。他講的戰史，是帝國主義史，不但反蘇反共，也反自由主義（自由資本主義），赤裸直白，毫不掩飾。

戰爭，是帝國主義的硬道理，硬得不能再硬，但也恰恰是其道義上的軟肋。

讀他的書，通過戰爭學歷史，對瞭解西方右翼思潮的源頭很有幫助。

一、主題：“帝國主義的興起”

此書原名是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tory*，直譯出來是“西方世界的決定性會戰和它們對歷史的影響”。它講的“決定性會戰”（原序說，是“西方民族所打的”）一共有 61 個：第一卷 27 個，第二卷 18 個，第三卷 16 個。

它以潮汐比戰爭，潮起潮落，中間有間隙。它是把戰爭和歷史穿插著講，每組會戰前都有一個“大事記”，專門講相關的歷史事件（只有卷一的第一章，前面是導言）。戰爭和歷史是互為表裡。

這裡，“西洋世界”即西方世界（注意：“西洋”和“世界”

要連讀)，“戰爭史”就是指這些“決定性會戰”對歷史的影響。

毫無疑問，它是從“西洋世界”的眼光看戰爭和歷史。

什麼叫“西洋世界”的眼光？我們要看它的導言。這篇導言的題目很有意思，叫“帝國主義的興起”。

讀西洋史，大家總是抱怨讀不懂。不懂的原因是什麼？主要是沒抓住它的特點，和中國史形成對照的特點，不是讓中國史遷就西洋史，就是讓西洋史遷就中國史，把兩邊的歷史都搞亂。

我們要知道，歐洲史和我們不同，別的不談，有一點沒法迴避。這就是我們的歷史，帝制很發達，父死子繼二三十年一輪的“大一統”王朝，一個接一個，長達兩千多年。他們的歷史什麼樣？正好相反，王系繼承混亂，長期四分五裂，“合”是暫時，“分”是長期。他們的“合”都是“聯合”，“聯”是“獨聯”，把各自獨立的小國湊起來，“合”也是鬆散的“合”。

他們的“帝國”，古典時代有兩個：

(1) 馬其頓帝國。希臘的特點是小國寡民，很長時間，只有城邦，沒有帝國。好不容易出個帝國，還是曇花一現。這個帝國，從亞歷山大東征到他去世，前後只有 11 年(公元前 334 年至前 323 年)。他一死，帝國就土崩瓦解，分成三個國家。

(2) 羅馬帝國。本來就是由兩部分組成，西邊是羅馬，東邊是被征服的希臘。西羅馬帝國是以羅馬為中心，有 503 年(公元前 27 年至公元 476 年)，東羅馬帝國是以拜占庭為中心，有 1058 年(395~1453 年)。西羅馬帝國崩潰後，東羅馬帝國還在，又延續了 977 年。

這兩個帝國都是以城市自治為基礎，非常鬆散。

整個中世紀，歐洲四分五裂，有如五胡十六國。他們只有“宗教大一統”，沒有“政治大一統”。“宗教大一統”的象徵是羅馬和拜占庭。它們冊封過三大帝國：查理曼帝國、神聖羅馬帝國、

俄羅斯帝國（都是以羅馬和拜占庭的繼承者自居）。這三大帝國，除了俄國，都是短命和鬆散的帝國。直到今天，歐洲還是小國林立。大英帝國叫 United Kingdoms，美利堅合眾國叫 United States，它們都是靠相對獨立的小邦小州，United（聯合）一下，湊起來的。

“帝國主義”一直是歐洲的夢。

富勒說的“帝國主義”就是指這種夢。它不同於列寧定義的“帝國主義”。列寧說的“帝國主義”只是近百年的帝國主義，富勒說的“帝國主義”是上下幾千年的帝國主義。

他的書，每卷各有一個重點，第一卷是“羅馬帝國的產生”，第二卷是“不列顛帝國的產生”，第三卷是美、蘇稱霸。他預言，兩霸中獲勝的一方將成為“全球性”的“帝國”。

總之，富勒的西方戰爭史是帝國主義史，在他眼裡，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帝國主義史。

前一陣兒，有個時髦話題，叫“大國崛起”。電視臺熱播的《大國崛起》，歷述近五百年世界九大國的崛起，就是配合這一話題。它和當年的《河殤》真是相映成趣，只不過一個是悲情版，一個是豪情版。

富國強兵的大國夢，不僅是西方的夢想，也是中國的夢想。無數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前僕後繼，謀民族解放，謀民族統一，為什麼？不就盼著這一天。幾乎所有被壓迫民族，因為挨打，自然而然，不可遏制，都會有這種夢想——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但我們別忘了：

（1）“大國崛起”就是“帝國主義的興起”，“八國聯軍”的“八國”就是這類國家（現在的 G8 還是這類國家）。

（2）反對和被反對，往往具有對稱性、傳染性。前蘇聯也好，亞非拉也好，武裝衝突也好，和平競賽也好，“崇洋媚外”也

好，“超英趕美”也好，都是衝著同一個榜樣，好像飛蛾赴火，棄暗投明。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3）中國就是當了大國，像某些人夢想的那樣，代替美國做世界老大或與美國聯手共治世界（有人叫 G2），又怎麼樣？

毛澤東說，中國永遠不要稱霸。鄧小平說，中國要夾起尾巴做人。這才多少年？大家就忘了。有人說，中國的尾巴已經太大，兩腿之間夾不住了。

蘇聯的教訓，我們不要忘：

反對帝國主義，卻被帝國主義化。

這不是喜劇，而是悲劇，于連式的悲劇。

二、時間安排

富勒的書很長，上面說的 3424 年，他怎麼分配？我看是這樣：

（一）第一卷，〈從薩拉米斯會戰到勒班陀會戰〉，加上導言說的會戰，從公元前 1479 年到 1571 年，前後 3050 年，大體相當中國的夏商周三代到明晚期。

導言是序幕，講埃及、亞述和希臘，從美吉多會戰（公元前 1479 年）到馬拉松會戰（公元前 491 年），前後 988 年，以雅典戰勝波斯作高潮和結尾。作者說，“馬拉松戰役可以算是歐洲出生時的啼聲。”³

埃及、亞述、巴比倫是最早的帝國。歐洲人講歷史，他們也知道，這些帝國比希臘、羅馬早得多，繞是繞不開，但它們的地盤，先被波斯帝國接收，後被阿拉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接收，他們寧願把這些偉大文明歸入“東方”的範疇，視為異質的文明，

³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24 頁。

絕不認同，認祖歸宗還是希臘、羅馬。所以正題是從希臘講起。

下來，第一至第三章是講希臘；第四至第十一章，是講羅馬；第十二至第十八章是講拜占庭；第十九至第二十章是講西班牙。它是從薩拉米斯會戰(公元前 480 年)講到勒班陀會戰(1571 年)，前後 2051 年，最後的高潮和結尾是西班牙戰勝奧斯曼，暗示的是西方戰勝東方。

這一卷主要是講“三個時代”、“兩個大帝”。“三個時代”即希臘時代、羅馬時代和西班牙時代(或西班牙、葡萄牙稱雄的時代)，“兩個大帝”，即亞歷山大和凱撒。

(二) 第二卷，〈從西班牙無敵艦隊失敗到滑鐵盧會戰〉，從 1571 年到 1815 年，前後 244 年，大體相當中國的明末清初。

第一至第七章是講英西爭霸，並介紹法、俄、普的崛起和西、葡、荷的衰落，第八至第十五章是講英法爭霸和拿破侖戰爭。它是從無敵艦隊之戰(1588 年)講到滑鐵盧會戰(1815 年)，最後的高潮和結尾是威靈頓打敗拿破侖，暗示的是英國的輝煌。

這一卷主要是講英國打敗西班牙和法國，代表人物是“三大英雄”和“三大君主”。“三大英雄”是英國的納爾遜、威靈頓和法國的拿破侖，“三大君主”是法國的路易十四、俄國的彼得大帝、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

(三) 第三卷，〈從美國南北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從 1815 年到 1945 年，前後 130 年，大體相當中國的清代末年和民國時期。

第一至第四章是講兩次大戰前的一百年(1815~1914 年)。這段時間，基本沒有大的戰爭，作者叫“不列顛的和平”，即英國霸權下的和平。這是英國的鼎盛時期。美、日的崛起和普魯士的擴張是在這一段。接下來的篇幅，主要是講兩次世界大戰。第五至第九章是講一次大戰，第十至第十六章是講二次大戰。

這一卷主要是講“一個和平”、“兩個戰爭”。“一個和平”是“不列顛和平”，“兩個戰爭”是兩次世界大戰。重點是二次大戰。人物最有名，是“世界三鉅頭”和“三大戰犯”。“世界三鉅頭”是斯大林、羅斯福和邱吉爾，“三大戰犯”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東條英機（他是代日本天皇服罪）。

最後是結論，題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顧與前瞻〉。

三、地理形勢

富勒說：

本書所討論的戰爭可以根據其地域特徵分為三個類別：（1）那些從遠古時代一直到勒班陀（Lepanto）會戰（1571年）為止的戰爭，多數都是在地中海地區和西南亞打的；（2）從此以後到滑鐵盧之戰為止的戰爭，大部分都發生於大西洋邊緣，或是在與它有關係的地區中；（3）1815年以後，因為工業、科學和運輸的進步，戰爭才開始以整個世界為其舞臺。⁴

他說的“三個類別”是對應於他的三卷書。

第一卷，歐洲古戰場，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希臘、羅馬的擴張主要在這一圈。馬其頓東征，征服今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只是暫時。這一大片土地，原本是波斯帝國的地盤。羅馬窮兵黷武，四面出擊，四面樹敵，最後是被北方的“蠻族”滅亡。拜占庭是被來自東方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滅亡。

第二卷，歐洲古戰場，主要集中在西歐。英國打敗西班牙和

⁴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1頁。

法國，主要在這一帶。拿破侖東征西討，幾乎席捲歐洲，但一挫於俄羅斯，二挫於西班牙，三挫於普魯士，所得之地盡失，最後被英國率領的聯軍從四面合圍，兵敗滑鐵盧。

第三卷，兩次世界大戰，範圍擴大，但歐洲仍是主戰場。一次大戰，德國與奧、土（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合縱，英國與法、俄、美連橫，德國敗；二次大戰，德國與意、日合縱，英國與美、蘇、中連橫，德國還是戰敗國。故事好像重演了一遍。

德國為什麼屢戰屢敗，地理位置很關鍵。

德國是內陸國家，雖有歐陸強大的陸軍，但四面受敵，難以突圍。這種環境，我國古代叫“四戰之地”。比如洛陽為“天下之中”（有如“條條大路通羅馬”的羅馬），就是“四戰之地”。

近代歐洲，有如戰國。如果拿中國打比方，那麼歐陸以西的英、美就是秦和西戎，歐陸西岸的荷、比、法和中歐的德、奧就是三晉兩周，南歐四半島的西、葡、意、希、土就是楚和吳、越、巴、蜀，北歐的芬、瑞（瑞典）、挪、冰、丹就是燕和匈奴、東胡，東歐和俄國就是齊和東夷。

讀戰國史，大家都知道，外線作戰的國家總是佔便宜（如晉、楚、齊、秦），內線作戰的國家總是吃虧（如中原各國）。這是一般規律。德國不能得志於天下，是因為它被擠壓在中間，兩面作戰，腹背受敵。⁵ 法國的處境也有類似之處。

歐亞大陸北部，俄國據其半。它也有兩面作戰的問題，但它比整個歐洲都大。俄國繼承了蒙元征服的遼闊疆域，在大陸國家中得天獨厚，有戰略縱深，有緩衝餘地，難以包圍，難以深入，德、日夾擊不能得手者以此。西方的長策是瓜剖豆分，俄國的反

⁵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150頁；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第5頁。

制是擴張周邊（如蘇聯的波羅的海四國、東歐七國、中亞五國和外蒙古等）。

近代，西方戰勝東方，主要靠海洋。

海洋包圍大陸，海洋是外線，陸地是內線。

比如英國，最重海軍建設和制海權。他們深知控制海岸和海道的好處：海洋可以阻隔入侵，海洋可以迂回包抄，海外殖民地，星羅棋佈，也為英國提供了無數的基地。

英國曾先後打敗西班牙和法國，無敵於海上。但為什麼它還是衰落了？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原因很簡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英國的背後，還有一個大國，即現在的世界老大。美國才是處於最外層。它既可從大西洋包抄歐洲，也可從太平洋包抄遠東。

地緣政治（geopolitics，鈕先鐘叫“地略”），陸地包圍陸地，海洋包圍陸地（現在還加上天空和外太空，從天上包圍地上），有如中國的圍棋。

包圍反包圍，這是老話題，也是新話題。中國，有山下包圍山上（如五次反圍剿）、農村包圍城市（如延安／西柏坡與重慶／南京的鬥爭）。美國，也有黑人佔領城市、白人往農村跑（連美國首都華盛頓都如此）。

冷戰，在本質上還是包圍反包圍，這是一盤“沒有下完的棋”。

四、西方的“敵人”

“西方”和“東方”的對立，“歐洲”和“亞洲”的對立，對歐洲歷史學家來說，是一種古典對立，太天經地義，太理所當然。其實，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偏見，既含種族、宗教的偏見，

也含歷史、文化的偏見。你不懂這種偏見，就讀不懂西洋史。

我們要知道，“西方”是相對於“東方”，“東方”是相對於“西方”。這兩個概念，都是邊緣不清的混沌，各個歷史時期，概念不一樣。

古典時代，“西方”是希臘、羅馬，“東方”是波斯和中近東（或西亞、北非），“西方”並不等於今天的歐洲。

中世紀，“蠻族入侵”，把羅馬以北的地區加進來，“西方”才等於今天的歐洲。

近現代，“西方”的概念進一步擴大，加進了美國，加進了英聯邦的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東方”也加進了南亞、東南亞、東亞和北亞等概念（“東亞”也叫“遠東”）。世界依然被兩分：“西方”是歐亞大陸的西部，即今歐洲，擴大的概念，還包括歐洲以外的發達地區；“東方”是歐亞大陸的東部，即今亞洲，擴大的概念，還包括亞洲以外的落後地區。

現在，“西方”是代表“光明”，在概念上幾乎等於“自由世界”、“民主國家”。其他國家，當然全都屬於“不自由”、“不民主”。絕大多數國家，還一直籠罩在“東方”的陰影之下。“東方”的概念是“非西方”，但“影子”的來源卻是“光”。

在富勒的書中，我們到處都可看到這種對立。

歐洲人當然知道，西亞、北非的文明相當古老，其他“東方”，如中國和印度，也一點兒不比他們嫩。這點，他們承認。但他們說你“早”，並不等於說你“好”，“早”是“早熟”的“早”。在他們看來，“東方”只是長不大的小孩兒，有什麼可自豪？

富勒推崇“帝國主義”。但帝國主義從哪來？有趣的是，他說，“帝國主義本是一個東方的觀念”，⁶ 亞歷山大的爸爸還沒

⁶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82頁。

這個念頭，有之是自亞歷山大始。原來，他的“四海為家”的偉大理想，竟然是從希臘的老敵人那裡偷來。

馬其頓帝國是接收波斯帝國。

波斯是希臘的宿敵。波斯帝國是個大地域國家，領土極廣，包括今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伊朗、阿富汗，以及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亞。亞歷山大東征，主要就是征服這些地區。

羅馬帝國，敵人很多，但滅它的不是別人，恰好是歐洲人。“蠻族入侵”的“蠻族”，日爾曼人、凱爾特人、匈奴人、斯拉夫人，他們是什麼人？他們是羅馬帝國以北現在很多國家的祖先。“蠻族入侵”是反客為主，他們接收了羅馬，皈依了基督教，就不再是西方的“敵人”，而是西方的“主人”。

中世紀，西方的大敵主要有兩個：

第一是伊斯蘭世界，來自阿拉伯半島，它是波斯帝國的繼承者，因此順理成章，代替了波斯的想像。

第二是蒙古人，來自歐亞草原，也代替了匈奴的想像。

近現代，作為傳統“東方”的化身，西方一直是把俄羅斯（特別是蘇聯）視為最大的邪惡。他們有三個理由：

（1）公元 988 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與拜占庭帝國聯姻，皈依東正教，與天主教西歐形成對立，分裂了東西歐。

（2）13 世紀，俄羅斯曾被蒙古統治，是個具有亞洲性格的野蠻國家。它接收的遼闊疆土，很多正是蒙古佔領的地區。其國多暴君，百姓也粗魯無知。

（3）1917 年後，俄國是“共產暴政”的國家。二次大戰後，它還控制了整個東歐。

富勒仇俄，總是喜歡渲染俄國的東方色彩。他說：

兩百年來，俄羅斯人都一直在攻打歐洲東面的門戶，差不多在一個多世紀的時代中，歐洲的著名政治家和歷史學家都在警告歐洲人應提防俄羅斯人的陰謀……

這些人所認清的，是俄羅斯從來就不屬於歐洲的範圍，它的文明與拉丁的文化毫無淵源；它從來不曾參加過十字軍、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戰爭，而且也不曾受到新世界的發現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⁷

在他看來，俄羅斯人不過是穿著西方甲冑的蒙古騎士或“北方的土耳其人”（引萊布尼茨語）。總之，俄國是“一切自由國家的公敵”。⁸

當然，富勒最想說的是，蘇聯才是西方的大敵。

這個想法，在西方人的頭腦裡已經生根發芽，從1917年到現在，始終揮之不去。蘇聯易幟，不變；蘇聯解體，也不變——只要不繳槍（關鍵是棄核），就不會變。

古人所謂歷史，主要就是戰爭史（希臘如此，中國也如此）。歷史上有太多的戰爭，血流成河，淚流成河，逝者如斯夫。

五、摘錄（第一卷）

1、我們還生活在戰國時代

從人類的最早記錄起，到現在的時代為止，戰爭一直是他們生活中居於支配地位的因素。在人類歷史中，沒有一個時代是完

⁷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第551~552頁。

⁸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149、125頁；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第552頁。

全沒有戰爭的，也很少有一代以上的人是不經過大型戰亂的。大戰幾乎和潮汐一樣，具有規則的起落。（原序）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戰國（wardom）的狀態中——在這種條件之下，戰爭支配了所有其他的人類活動。（原序）

2、亞歷山大的“和諧世界”

他認為既然太陽神阿蒙是普照全人類的，對於善惡都是一樣的，所以他就聯想到所謂Homonoia的觀念，那就是和諧團結，萬眾一心的意思……他放棄了希臘人與野蠻人之間的界線，他勇敢地宣稱：四海之內皆兄弟。⁹

亞里士多德告訴亞歷山大，對待希臘人應如朋友，對待野蠻人應如禽獸。但是亞歷山大所知道的卻更好，他寧肯把人類分為善惡兩種，不考慮種族的區別……他認為善人才是希臘人，而惡人才是真正的野蠻人。

……從此，“Homonoia”的觀念，已經不再限於希臘人與希臘人的關係，而是要把希臘人與野蠻人聯合為一體。¹⁰

色諾芬曾經用居魯士為例證，把一個世界統治者的圖景說給亞歷山大。……通過亞歷山大，西方世界才從東方接受了神權帝國和君主崇拜的觀念。這第一個觀念在羅馬帝國中和它的繼承者基督教帝國中，就更發揚光大了起來；而第二個觀念則演變成為王權神授的觀念。¹¹

案：西方有三次東征，一次是亞歷山大東征，一次是十字軍東征，一次是地理大發現後的東征。美國樣板戲《亞歷山大》就

⁹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89頁。

¹⁰ 引塔恩語（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89頁）。

¹¹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89~90頁。

是以第一次東征暗示美國打伊拉克和伊朗。亞歷山大在西方有象徵意義。象徵什麼？世界主義。古代的帝國主義是世界主義，現代的帝國主義也是世界主義。凡一國為他國立普遍原則的都是世界主義。秦始皇的席捲天下、車書一統是世界主義，美國的全球化也是世界主義。“和諧世界”的想法並非中國獨有，其他國家也有。凡是聰明的征服者，都講懷柔遠人。馬其頓帝國是歐洲的第一帝國，當然為西人稱道，但它是靠接收波斯才成就其大。波斯是希臘的宿敵，遠比希臘強大。亞歷山大征波斯，猶“小邦周之克大邑商”，不容易。富勒說，“帝國主義”是一種志在天下世界觀念，很對。亞歷山大裝神弄鬼，以埃及法老自居，與波斯通婚，舉行萬人大婚禮，倡種族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融合，都是為了這種理想。這裡有趣的是，富勒承認，亞歷山大的想法是來自東方。波斯是埃及、亞述、巴比倫的偉大繼承者，歷史悠久，幅員廣闊，文明程度極高。要論當“帝國主義”的資格，這些前輩，哪個不是他的老師？歷史上，小國勝大國，征服者是學生，被征服者是老師，例子很多。亞歷山大是波斯的學生。

3、穆罕默德二世是聰明的

穆罕默德是聰明的，他對於希臘正教表現出極大的容忍，他指派金納迪烏斯為大主教，雖然他取消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是他卻不干涉人民舊有的風俗習慣。這個政策是很毒辣的，他支持希臘正教，遂使歐洲的東方與歐洲的西方永遠分裂了。¹²

案：這裡的“穆罕默德”是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後，並沒消滅東

¹²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457頁。

正教，而是採取懷柔政策，這是他很聰明的地方。對這一事件的評價，富勒用了三個詞：“聰明”、“容忍”、“毒辣”，最後是落實於“毒辣”。他用“毒辣”這個詞，是出於基督教立場。西方的保守主義，宗教立場總是第一位。富勒是基督教本位，對東正教的俄國，對伊斯蘭教的奧斯曼都懷有敵意。他用“毒辣”這個詞，是痛心歐洲宗教的分裂。其實，這個策略和亞歷山大並無不同，厚此薄彼，全是因為立場不同。

4、格拉納達的陷落

自從公元前 334 年，亞歷山大越過赫勒斯滂以來，在西方歷史上再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事情。兩者更不是偶合的，當一個充滿了活力的民族，達到成長的階段時，就往往能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來。因此要瞭解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劇本——新世界的發現——關鍵就必須要從隱藏在格拉納達征服後面的思想中去尋找。這是西班牙時代的開始，這也是對抗伊斯蘭教的最後一次十字軍運動。¹³

案：1492 年，格拉納達的陷落是一個標誌性的歷史事件。對伊斯蘭世界，對基督教世界，都是如此。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在同一年。西方的殖民戰爭就是由此揭開序幕。“地理大發現”緣何而起？富勒說，有兩個原因，一是土耳其人切斷了歐亞間的貿易關係，必須開闢新航路；二是相信可以繞道東方，與印度的大可汗接洽，勸他從背後攻擊伊斯蘭教徒。這是西方對東方的大反攻。接著，1493 年，“教皇子午線”的劃分，使葡、西兩國分享了發現的利益。這是西方第一次瓜分世界，意義也非同尋常。從

¹³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476 頁。

此，西方才跨進了列強瓜分世界的門檻。這個過程充滿血腥，但富勒卻輕描淡寫。他說，“他們雖然非常殘酷，但當他們征服了該地之後也帶來了文明。馬匹、火藥、鋼鐵、小麥、葡萄和橄欖都是他們帶去的。他們創造了一個新世界，也使舊世界發生了改變”。¹⁴ 帝國主義的“文化饋贈”，光是這些嗎？不止。他們的海外擴張，還包括各種“卸包袱”和轉移災禍，轉移工業，轉移污染，轉移貧窮、動亂和戰禍。轉移完了還可以罵他們，罵他們跟自己怎麼不一樣。

六、摘錄（第二卷）

1、現代的帝國主義是海洋化的帝國主義

自從發現了新世界和繞過好望角以達東印度群島的航線之後，歐洲的商業重心遂逐漸西移，逐漸遠離地中海地區，而趨向大西洋海岸……自此，一直到最近，帝國主義的發展都是趨向於海外的殖民主義，而帝國也趨於海洋化的形式。¹⁵

2、歐陸曾是英國的防禦周邊

在 1558 年加萊尚未喪失之前，從理論上來說，英國人為了安全，必須在歐洲大陸上作戰以來保護其海岸，換言之，歐陸變成了英國防禦上的周邊。¹⁶

¹⁴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 481 頁。

¹⁵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1 頁。

¹⁶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7 頁。

案：英國的臉一直是朝向歐洲的西海岸，朝向荷、比、法、西、葡五國，特別是離它最近的法國。兩次大戰，英國的陸戰都是在法國打。二次大戰，第二戰場的開闢，也是選擇了諾曼底登陸，這有很深的歷史背景。對英國人來說，大西洋比地中海更重要，法國比地中海國家更重要。

3、贏得海洋比贏得陸地更重要

儘管是小國，其資源和本國的權力都極為有限，可是只要他們控制了海洋，則照樣可以贏得和守住鉅大的海外領土。反而言之，即令是泱泱大國，雖然他們可以在海外獲得廣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們能夠控制海洋，否則一旦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即會感到無法應付了。

……在一個商業的時代中，贏得海洋要比贏得陸地更為有利……¹⁷

4、英國是上帝選中的國家

在國內，一種積極信仰的教條幫助工業主義開始成長。在國外，它也象徵著帝國主義的開始。一個上帝的選民，應該比其前輩居於較高的地位，基於同樣的理由，一個上帝所選擇的國家，也應該支配他的鄰國。¹⁸

犧牲已經燒過，神籤的表示也是吉兆，一個新的時代開啓了，不久英格蘭在這個時代中所擔負的角色，即可以與古羅馬相提並

¹⁷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31頁。

¹⁸ 引詹姆斯語（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90頁）。

論，在以後的 250 年之內，把它的帝國之網撒遍了七海。¹⁹

5、特拉法爾加會戰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說，特拉法爾加會戰都是一次值得記憶的會戰，它對於歷史具有廣泛的影響。它把拿破侖的侵英夢想完全擊碎了。它也使一百年來的英法海上爭霸從此告一結束。它使英國成爲一個海洋帝國，這個帝國維持達一個世紀以上，使所謂的“不列顛的和平”（Pax Britannica）變得具有可能性。比較直接的重要後果是，它告訴了 1805 年的世界，拿破侖並非天下無敵。它也迫使拿破侖不得已而採取他的“大陸組織”（Continental System），企圖建立一個大帝國，以求在經濟上絞殺英格蘭，而結果卻是作繭自縛，使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絞殺。若無特拉法爾加之戰，則不可能會有半島戰爭，若無半島戰爭，則又不可能有滑鐵盧會戰了。²⁰

案：此書的後三分之一是寫拿破侖戰爭。其中最重要的會戰是特拉法爾加會戰和滑鐵盧會戰。特拉法爾加會戰是 1805 年英國和法國為了爭奪海上霸權，在西班牙的特拉法爾加海面上（位於直布羅陀海峽附近）與法國打的一場海戰，英國勝，法國敗。半島戰爭是 1808~1813 年英國趁法國深陷於俄國，在伊比利亞半島與法國打的一場陸戰，英國勝，法國敗。

6、滑鐵盧會戰

萊比錫之戰所代表的爲歐洲民族主義對於法蘭西軍國主義和

¹⁹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90 頁。

²⁰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325 頁。

大一統主義的勝利，而滑鐵盧之戰所代表的卻是英國體系的勝利——這是拿破侖所使用的名詞。它不僅戰勝了法國，而且也壓倒了歐洲和大部分的世界。對於大英帝國而言，特拉法爾加之戰是最初的一塊奠基石，而滑鐵盧之戰卻是最後的一塊牆頂石。前者使英國獲得了制海權，而後者則為它打開了通往世界市場的門戶。在此後兩代以上的時間中，英國都一直是全世界的工廠和銀行。²¹

案：萊比錫之戰，是 1813 年拿破侖與奧、普、俄、瑞（瑞典）聯軍的一次大戰，法國敗，聯軍勝。滑鐵盧會戰是 1815 年拿破侖與英、荷、比、德聯軍在比利時滑鐵盧進行的一次大戰，法國敗，聯軍勝。滑鐵盧會戰，是拿破侖戰爭的最後一戰，很重要，但拿破侖走下坡路是從法國打俄國開的頭。1812 年的博羅季諾（鈕先鐘作“波羅的諾”）會戰、莫斯科大火和法軍在寒冬中撤退，讓俄國很自豪。但富勒只把它放在“大事記（十四）”裡，²² 當作萊比錫會戰的序幕，並不算決定性會戰，這不太公允。拿破侖說，“俄國是英國的最後法寶”，²³ “所有的人都應該把俄國人當做瘟疫看待，對俄國的戰爭是為整個歐洲和它的文明而戰的。法國的這一次挫敗，應該使所有妒忌它的心理和害怕它的心理都完全一掃而空。歐洲人應該認清只有一個敵人，那就是這個俄羅斯鉅怪”，可見此役對他是重創。參看保羅·K. 戴維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 100 場決定性戰役》。²⁴ 戴維斯說，富勒的書是他的主要參考書（見前言），但他補進了非西方世界的決定性戰役，

²¹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446 頁。

²²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364~366 頁。

²³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365、366 頁。

²⁴ 保羅·K. 戴維斯著、張軼西等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 100 場決定性戰役》，三環出版社 2006 年。

並續寫了 1945 年以後的戰役。他的一百場戰役，其中就有博羅季諾戰役。博羅季諾戰役的重要性是什麼？他說，“拿破侖自 1798 年以來一連串的勝利在博羅季諾戰役之後結束了。由於未能打垮俄軍，他也未能打敗俄國，他的命運開始衰敗”。

七、摘錄（第三卷）

1、三卡爾

對於這個權力的時代，其精神上的鑄造者為三位“卡爾”（Charles）——即克勞塞維茨、馬克思和達爾文。克勞塞維茨在他的《戰爭論》（1823 年出版）中，主張回到斯巴達主義的舊路，即要把一個國家變成一個軍事機器。馬克思在他的《共產黨宣言》（1848 年發表的）中，以階級鬥爭的觀念來當做其社會理論的基礎。達爾文在其《物種起源》（1859 年出版）一書中，提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這三個人都是“群眾鬥爭”的先知者——第一個是在戰爭方面，第二個是在社會生活方面，第三個是在生物學方面。²⁵

案：克勞塞維茨和馬克思，名字都叫“卡爾”（Karl），他們是德國人。達爾文的名字“查爾斯”（Charles）就是英國的“卡爾”。克勞塞維茨講戰爭，馬克思講革命，達爾文講生存競爭，都講鬥爭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在中國影響很大，但在美國卻備受攻擊。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從最保守的宗教立場出發，把達爾文視為洪水猛獸，甚至把達爾文當馬克思的源頭，攻擊達爾文，

²⁵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6 頁。

甚於馬克思。現在，已經沒有人講鬥爭哲學了，但這三類鬥爭卻依然存在。

2、英國的地緣政治

當英國投入一個歐陸性的戰爭時，歷史上的教訓就會告訴我們：只要它仍然控制著海洋，則其疆界就會是不可攻擊的，並且海上的交通也就能夠確保。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個歐陸性國家，不管它的陸軍兵力是如何的強大，卻還是無法從英國的手中把主動權奪過去。1918年德國失敗一次，1945年它又失敗一次，這都是不曾認清這一條真理的緣故，悲夫！²⁶

當任何歐洲國家都必須維持一個龐大的陸軍時，我們卻是最幸運地處於島國的地位，可以使我們不必負起這種雙重的負擔，於是可以集中去發展海軍了。我們為什麼要犧牲有必勝把握的遊戲，而去玩那個必然會失敗的遊戲呢？²⁷

假使希特勒勝利了，他就會在歐洲建立一個統一的政權，英國的傳統政策就是要使歐洲處於分裂的狀態之中，所以英國對於希特勒的成功當然是不能忍受的。但因為英法兩國對戰爭都尚無準備，所以他們的政策應該是放任希特勒向東歐發展，其結果必然會與蘇聯一戰，此時西方國家即可以乘機加速再武裝。如果他們採取這樣的政策，則無論這兩個國家孰勝孰敗，而英法兩國卻一定都可以坐收漁人之利，而使歐洲權力平衡的局勢扭轉過來。²⁸

案：英國的利益主要在海上。它的歐洲戰略是“使歐洲處於

²⁶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200頁。

²⁷ 引邱吉爾語（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282頁）。

²⁸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325頁。

分裂的狀態之中”，最好是隔岸觀火，或者在法國打仗。其實，這套挑撥離間的把戲也是英國的世界戰略。當初，列強瓜分中國，就是把中國畫成一塊蛋糕。蛋糕太大，一定要切著吃。

3、世界進入戰國時代

在這些許多的悲劇中，俄國的革命和國際聯盟代替“不列顛和平”，從歷史上看來又是最重要的。前者的目的是“世界革命”，後者的目的是“世界和平”，因為在它們兩者之間是並無一個仲裁人的存在，所以整個世界在思想上被分為兩部分了。於是克勞塞維茨的格言被反轉了過來，和平倒成了戰爭的繼續。換言之，因為雙方的政策都是全球性的，所以世界遂進入了“戰國”（wardom）的狀態。²⁹

案：他說的“悲劇”是德國割地賠款，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滅亡，英國負債纍纍，法國降為二等國家，俄國推翻沙皇，美國為戰爭買單。有意思的是，他說，“只有並未太出力的日本，卻是一個真正的勝利者”。³⁰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同樣是一次大戰的產物。富勒，一門心思只想消滅“世界革命”，但願德國能替英國消滅蘇聯，沒想到德國對英國照打不誤。這場戰禍是由“自由世界”一手造成。法西斯主義是一次大戰的果，也是二次大戰的因。從一開始，它就和《凡爾賽和約》有關，和大國的制裁有關。同樣，蘇聯的帝國主義化（因高度軍事化而造成制度扭曲），也是列強圍剿的產物。

²⁹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281 頁。

³⁰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 281 頁。

4、富勒的立場

在信仰的時代中，人類的地位被估計得頗高，似乎是僅次於天上的安琪兒，現在卻降低到了“經濟動物”（Economic Animal）的地位。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是不信上帝而信財神（Mammon），這樣也就引發了階級鬥爭的觀念。經濟性的宿命論結果是造成了社會形態的分裂而不是統一。³¹

在這些權力藝術家之中，有兩個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具有一種新的哲學思想。他們敢向經濟人（Economic Man）的神話挑戰，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基本因素，而想用“英雄人”（Heroic Man）的神話來代替它。

.....

從希特勒的眼中看來，國際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是完全一樣的東西。³²

案：富勒的立場是保守的基督教立場。對他來說，“不信上帝”是萬惡之源。他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不信上帝而信財神”。這話根本不對。資本主義信財神，沒錯，但它並不拒絕宗教。相反，宗教改革後的新教倫理恰恰充滿商業精神，歐洲的海外貿易也一直是和傳教結合在一起。馬克思主義不信上帝，也沒錯，但它也不信財神。《資本論》的第一章講什麼？恰恰就是講，現代的商業社會把財神變成了上帝。作者說，希特勒用“英雄人”反對“經濟動物”，既反資本主義（他是拿猶太人當替罪羊），也反社會主義（馬克思是猶太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盧森堡也是猶太人），同樣沒有信仰。在他看來，“不信上帝”（不信他說的上帝）都該反對，都可以放在一個鍋裡燴。

³¹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287頁。

³²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314~315頁。

5、富勒的假設

蘇聯是一個由多民族所組成的混合體。假使希特勒能夠明瞭蘇聯內部的民族矛盾，那麼他就應該公開表示，幫助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土耳其人以及其他一切非俄羅斯民族獲得獨立。當他進入俄羅斯之前，即應決定以解放者的姿態出現，而不應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若果能夠如此，則他就會像觸發一顆炸彈一樣把整個蘇維埃聯邦炸成碎片。誠然的，專門依靠這種手段，也許並不能使他獲得其所需要的“生存空間”，可是一旦蘇聯被毀滅，對於那些碎片他也就很容易地貫徹其意志了。所以除了道義的問題不談以外——他對被征服民族也和對俄羅斯民族一樣不分區別地加以虐待的行爲——他在空間上的錯誤，也許還不如在時間上的錯誤那樣鉅大。³³

假使希特勒能夠把握他自己的這個主要問題，也許即可以阻止美國的參戰，或至少可以減少其效果。雖然這是一個純粹假想的問題，不過那卻是非常可能的。假使希特勒能以一個解放者的姿態出現在蘇聯的境內，則他可以使蘇聯的陸軍大部分自動瓦解，也許在羅斯福團結其內部的工作尚未完成之際，即已推翻了布爾什維克黨的統治。若果能夠如此，則他所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絕對可以避免——兩面的戰爭。所以希特勒所犯的最大錯誤還是在政治方面，而不是在戰略方面，他打擊在這個鉅怪的鐵頭上面，而沒有想到它的腳卻是粘土做成的。假使他能夠打擊在這個腳的上面，換言之就是造成革命而不是征服，那麼這個轉捩點也許就根本不可能發生。無論如何，這場戰爭的全部後果都會變得完全不同了，或者是西方國家在沒有蘇聯協助之下而擊敗了德國，不然就是戰爭會以一個談判的和平來結束，而在這個和平的談判中，

³³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395頁。

克里姆林宮已經喪失了參加的資格。³⁴

案：讓希特勒當蘇聯的“解放者”，虧他想得出。富勒奉行“反共至上”，對蘇聯恨之入骨，寧肯替德國吃後悔藥。二次大戰，全世界死了五千萬人，蘇聯就佔了一半，另一半主要是中國，其次是德國和日本，美、英、法全部加起來，只是個零頭（約一百萬）。他這麼講，對得起死者嗎？政治偏見也太深了吧？

狼有狼道理。狼在上游撒尿，羊在下游喝水。狼說我要吃你，羊問是何道理？狼說，道理很簡單，因為你弄髒了我的水，還天生就愛喝髒水。

八、從“不列顛和平”到“美國和平”

富勒的書，最後是結論。這個結論，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顧與前瞻”。“回顧”主要是吃後悔藥，後悔沒有消滅蘇聯。“前瞻”主要是盼美國戰勝蘇聯。

我們先看“後悔”。

富勒的“後悔”，大體可以歸納為五條（有些是從前面的章節歸納）：

（1）蘇聯是西方之大敵，共產主義比法西斯主義更危險。英國的上策是移禍蘇聯，讓斯大林和希特勒死掐，兩敗俱傷，正好坐收漁翁之利。德國打蘇聯是好事，讓英國感覺很安全，邱吉爾不該感情用事，不計代價，不問後果，選擇與蘇聯結盟。

（2）希特勒沒惹美國，美國憑什麼參戰？珍珠港事件，羅斯福完全知情，他是故意讓美國挨打，為美國參戰找藉口，這是陰

³⁴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二，第388頁。

謀。如果美國不參戰，只為英國作後援，不會有後來的局面（注意：兩次大戰，富勒都反對美國參戰）。

（3）英、美在如何結束戰爭的問題上不該講“無條件投降”，令德、日作困獸鬥，既摧毀了德、日的反共力量，也坐大了蘇聯，這是得不償失。

（4）美國怕死人（估計要死一百萬人），讓蘇聯出兵東北，替美國人當炮灰，導致共產主義統治中國。

（5）美國在廣島、長崎投原子彈，不像基督徒所為，更像成吉思汗。這樣大規模屠殺平民，是給西方抹黑，讓西方備受道德譴責，一直抬不起頭。

戰爭結果，無可挽回的是，英國衰落了，它導致了美、蘇稱霸的冷戰格局。

世界三鉅頭，他都罵。一罵斯大林，罵他暴虐無道，超過希特勒；二罵羅斯福，罵他為了安撫蘇聯，不惜出賣老朋友（英、法）；三罵邱吉爾，罵他被希特勒打昏了頭，竟然與蘇聯結盟，違背初衷（“反共至上”的初衷）。

他很後悔，後悔不能回到“不列顛和平”，後悔英國最輝煌的一百年已經一去不復返。

二戰，希特勒失敗，活該。沒有蘇聯的犧牲，就沒有二戰的勝利，也是明擺。但戰後的西方宣傳，卻老是把蘇聯與法西斯主義混為一談。這是毫無根據的。

第一，蘇聯的意識形態是來源於 19 世紀上半葉，政治體制是肇始於 1917 年。法西斯主義是 20 世紀 20 和 30 年代的產物。法西斯主義還沒出現，蘇聯就存在。

第二，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來源完全不同，主張完全不同，蘇聯從未採用過法西斯主義，希特勒也從未採用過共產主義。

第三，法西斯主義是右翼思潮（而且是極端右翼），而馬克

思主義是左翼思潮，德國和蘇聯都強烈反對對方的主義。

第四，英、美和德國的衝突，主要是利益衝突，戰勝國和戰敗國的衝突，在反共立場上完全一致。如果不是因為單憑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戰勝德國，它們是不會與蘇聯結盟的。

俗話說，“觀棋不語是君子”，原因是觀棋總有立場，只要開口，就有立場，不是站在這邊，就是站在那邊。看球也是如此。富勒的立場是什麼？很清楚。他替英國擔憂，替西方擔憂，甚至替德、日法西斯擔憂，就是不替蘇聯擔憂。因為他恨蘇聯，恨得咬牙切齒。為了消滅蘇聯，他寧肯設身處地，替希特勒“復盤”，替他吃後悔藥。

“前瞻”，是對冷戰前景的展望。

在本書的最後幾行，作者說，英國“保護著歐洲的政治自由”，而俄羅斯是“歐洲政治的天生對頭”。³⁵ 二次大戰後，英國的米字旗已黯然失色，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星條旗，這面大旗是和蘇聯的鐮刀斧頭旗作對。關鍵是，哪面旗子會扯下來。

在他看來，冷戰還是來源於上面提到那個古典對立：

在未來的時代中，我們所要看到的是一個“美國的和平”（Pax Americana），還是一個“韃靼的和平”（Pax Tartarica）。³⁶

他說，對這個問題，他“可以冒險地提出一個答案”：

決定勝負成敗的不是美蘇兩個軍事力量的對比，而是要看這兩種對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制度孰為優秀。工業革命給人類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在一個充分機械化的世界中，人類的地位、政治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究竟應該怎樣？那麼就要看這

³⁵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第 555 頁。

³⁶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第 555 頁。

兩種制度哪一種比較適宜於解決這個難題了。³⁷

什麼叫“制度優秀”？這是個很大的話題，三言兩語說不清，還是揀點兒重要的吧。

我們要注意，富勒說的難題是人類的難題，不是哪一國的難題。

世界，有窮國，有富國。一個國家好不好，不能光看國內。二戰期間，德國和日本，對自己的國民特好，裡面歌舞陞平，外面窮兵黷武，反差很大。

富勒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

戰後，美國是世界體系和全球化的龍頭老大，既是軍備競賽的領跑人，也是賭博經濟的大莊家，比武器裝備，比經濟實力，兩手都很硬。他們對自己的國民別提多好。國內，經濟繁榮，生活水平高，秩序井然，法律保障好。這些，誰都不否認。但制度有制度的成本，制度有制度的代價，強國離不開墊背的，這條不能忘。

美國的工，全世界打；全世界的錢，美國花；能源，全世界供；污染，全世界擔。這樣的大國癮，誰都想過。但窮富相依，禍福相隨，全世界的貧弱和動亂就是這個代價。我們別忘了，全世界的亂子也歸美國管。

這樣的大國不好當。

九、戰爭與“普世價值”

歷史上的帝國，毫無例外，都是戰爭的產物。所謂大國，原來往往都是小國，因為受人欺負，缺乏安全感，才臥薪嚐膽，生

³⁷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第555頁。

聚教訓，聯合某些小國，征服某些大國，走上武裝崛起的道路。

西方列強只聽說過“武裝崛起”，沒聽說過“和平崛起”。什麼叫“和平崛起”？他們聽不懂。比如富勒，他說的“和平”是什麼意思？讀他的書，你會明白，那是指英國獨大，打敗天下無敵手，把所有強國擺平。同樣，“美國的和平”也是如此。

西方的“和平”有兩個含義，一是戰爭的結果，二是戰爭的間歇。它與交戰國相互媾和有關，與戰勝國強迫戰敗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解除武裝、割地賠款）有關，與戰勝國劃分勢力範圍，用武力維持大國間的權力平衡有關。

戰爭最需要統一指揮和絕對服從，這常常讓人想起專制的起源。不錯，專制的一切合理設計都起源於戰爭。但我們不要忘記，民主和戰爭也有不解之緣，追根兒可以追到“軍事民主制”。“窮大同”、“富小康”，一切硬道理，都跟戰爭有關。

戰爭最能體現西方的價值觀，特別是保守主義的價值觀，特別是帝國主義的價值觀（現在多冒稱“自由主義”）。

西方的價值觀，二元對立，莫過於“西方民主”、“東方專制”。在《讀〈動物農場〉》一文中，我曾指出，這種對立在西方的價值觀中是根深蒂固。

這裡再重申一下吧：

第一，古典時代的民主，最初是小國之中的平民政治。民主的本義是“人民統治”，民主的核心是“主權在民”，它可能與暴民有關，可能與暴君有關，唯獨與貴族政治（無論君主制，還是共和制）無關。當時，擁護貴族制的人都害怕百姓，害怕原本意義上的民主。

第二，後世的民主是代議制民主。“主權在民”總是毫無例外地變成定期“為人民選主子”，讓他們代表人民（富人代表窮人，聰明人代表傻子，男人代表女人），讓他們替人民作主。現

代政黨選舉，是選利益集團的代表。選是自願，沒錯，就像飛機送餐，空中小姐總是滿臉堆笑，左顧右盼，重複同一個問題：Chicken or beef（雞肉還是牛肉）？你別無選擇。

第三，現代民主，不是來自希臘，不是來自羅馬，而是起源於中世紀，並最後完成於資產階級反抗教權、反抗君權的革命。它還是一種平民反貴族的鬥爭，但不是反古代意義上的暴君，而是反各國的絕對主義。很多詆毀“革命”的人都數典忘祖。他們忘了，“民主”他爹叫“革命”，而“革命”和“戰爭”也是如影隨形。

民主和革命分不開，還是一國之內的事。

民主和戰爭分不開，卻是全世界的事。

前面我們說過，大國只有一個或幾個，但大國夢卻是全球共享。誰都夢想，自己的國家能像這些大國一樣，民也這般富，兵也這般強。比如核彈，就是惹多少國家夢寐以求不吃不喝也想搞出來的東西——大國都有這玩意兒。但大國說，沒門，絕對不許搞。要學，只有四個字，曰“普世價值”。

什麼叫“普世價值”？我想說一下我的理解，當這篇文章的結尾。

（一）西方的“普世價值”，核心的核心是宗教觀。

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宗教和軍事最重要。西方的傳統也是如此。他們，宗教歸上帝，軍事歸凱撒。凱撒者，是天下的帝，地上的帝，管世俗事務的帝，帝國主義的帝。

西方傳統，帝制不發達，世俗君主，權力有限，誰也沒有“大一統”的權力，“大一統”的權力是在教會手裡。上帝具有唯一性，耶穌才是“萬王之王”。老百姓，想法很簡單，領導要有，但領導都當不長，老闆要換，總統要下臺。千年王八萬年龜，你

活得再長，也比不了上帝（我們叫“老天爺”）。

上帝是“虛擬領導”。富勒說，“宗教改革使財神戰勝了上帝”，³⁸ 他很遺憾。現在，上帝姓錢，亞當·斯密叫“看不見的手”。馬克思把市場崇拜和拜金主義叫“商品拜物教”（參看《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錢也是“虛擬領導”。

富勒反對“財神代替上帝”的自由資本主義，也反對挑戰這種制度的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

保守主義的底線是傳統宗教（原來，還有王權和貴族政治）。

（二）西方的“普世價值”有四大口號，值得深入理解。

“自由、平等、博愛”曾經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鼓舞人心，響徹雲霄。“民主”也是古典政治遺產被高度理想化的東西，夢一樣的東西。現在，我要說的問題是，這些好詞，它們跟戰爭也有關係嗎？我說有。比如拿破侖戰爭，就是推廣這一理想。自由主義的底線是這類口號。

（1）自由。什麼叫“自由”？啟蒙思想家說，人是生而自由。自由人的假設是，大家都是買賣人，五湖四海，大家是為了同一個目標（錢），走到一塊兒來了。早期殖民史，講得最清楚，天底下，最大自由是貿易自由，誰也不能妨礙這個自由。古代商旅，Traders（買賣人）和 Raiders（劫掠人）有不解之緣，搶人也好，防人搶也好，都得有武裝。現代貿易也是如此。買賣大了，做到海外，自己的公民，生命、財產、安全（人權要素），全得靠自己的軍隊去保護。美國人說，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代價就是到海外打仗。西方的政治家都懂得，要想維護海外的貿易秩序，海外駐軍，絕對不可少（起碼出了亂子，可以撤僑護僑）。打仗歸政府管，買賣歸老闆管。老闆是財神，政府

³⁸ 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第459頁。

是戰神。這是自由和戰爭的基本關係（我國的關公，就是集二任於一身）。

（2）民主。現代民主，主要是政治民主。具體講，就是選舉文化、代議制、兩院、三權、多黨這一套。他們定期選主子，選出的主子，只管收稅和打仗。社會上的事，主要歸老闆管，政府不管。打仗才是政府的主業。用“最文明的民主”通過“最野蠻的戰爭”，一直是西方的古老傳統，古典時代就有。這個世界真奇怪，有個“最最民主的國家”，偏偏最愛打仗。所有人，無論選“牛肉黨”，還是選“雞肉黨”，選出的總統都熱衷打仗，當政期間一定要打一兩個“漂亮仗”，給人民一個交待。用戰爭保護本國公民，保護本國利益（美國人最有理由相信“美國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的利益”），向海外派兵和駐軍，為軍事預算、戰爭撥款、宣戰媾和而投票，一直是民主的主要話題（參看《人權宣言》的第十三條）。近五百年來，西方世界一直有“戰爭依賴症”，民主和戰爭也是如影隨形。事關本國利益誰敢攔，只有本國人民死傷慘重，我們才能聽到不同的聲音——不是反對戰爭，而是反對死人。“怕死人”，據說是“文明國家”的標誌。但“死人”的“人”是指本國人民，不包括其他國家的人，特別是不包括“野蠻人”。

（3）平等。主要是法律意義上的平等，而不是事實上的平等。事實上的平等，簡直難於上青天，在所有人看來，不是“蠢話”就是“瘋話”，誰都不敢講（除了共產主義者）。比如老闆，他跟你講什麼平等？簡直就是君主（可以獨裁，可以世襲）。你要覺得不平等，他說很好，你有自由，可以花錢僱律師，跟他打官司，像他跟別的老闆一樣。還有宗教，中世紀，天主教統治，那才叫絕對專制，教權大於一切權，帝王都比不了。現在講宗教平等，那也是法律意義上的。比如你有你的廟，人家有人家的廟，

你不能砸別人的廟。你的自由是在你的廟裡。但西方宗教的格局是什麼？還是“衆生平等，唯我獨尊”。“平等”只是“獨尊”下的“平等”，天主教、基督教下面的平等。國與國的平等，更是從來沒有——聯合國裡排座次，大國的地位，全是打出來的（這個“世界議會”，本身就是二次大戰的產物）。

（4）博愛。就是西方的“國際主義”。通俗的解釋是“讓上帝的光照亮世界”。到底誰來照？富勒說，那是“上帝的選民”，比如兩次大戰前，那是英國；現在，當然是美國。對西方世界來說，傳教、貿易、打仗，才是他們的“國際主義”。這是上帝的三個化身，用基督教的話來講，就是“三位一體”。

總之，戰爭和這套價值觀並不矛盾。不但不矛盾，還是支撐它的東西。西方列強，經營數百年，文治武功，相須而用，是個完備的體系。捨戰爭而論“普世價值”者，猶得而魚忘筌也。

沒有說完的話

戰爭是人類走不出的怪圈。它一手造就了天堂，一手造就了地獄。

二戰結束後的世界是個冷戰的世界。冷戰才是大格局。

冷戰是兩次大戰的延續。在本質上，它仍然是一種戰爭，只不過換了方式。它是以核武庫為後盾，調動所有軍事手段，同政治戰、經濟戰、外交戰、心理戰結合在一起的全面戰爭和總體戰爭。表面的和平掩蓋不住固有的衝突。

戰後，“禮樂征伐”出於美國。

美國有六大戰區覆蓋全球。歐洲戰區是對付前蘇聯（後蘇聯仍然是最大假想敵），為冷戰前沿；中央戰區是對付伊斯蘭世界，

為熱戰前沿；太平洋戰區是對付前蘇聯和中國（後蘇聯也照圍不誤），冷戰、熱戰都有。熱戰是包在冷戰裡面打。所謂“民主國家不打仗”，主要不是因為這些國家太民主，而是因為他們的防務被打包成捆，裝進了美國的冷戰體系。

美國圍剿全世界。

這場圍剿反圍剿的較量，其實並沒結束。已經發生的事驚心動魄，將要發生的事動魄驚心，“決定性戰役”的歷史，還有待續寫。

西方的“敵人”，概念已經發生變化。

極權主義，本來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明，現在卻被當作共產主義的別名（英國人最愛這麼講，奧威爾也受了傳染）。

恐怖主義也代替了“東方的野蠻人”。

讀《戈爾巴喬夫回憶錄》，我們不難發現，如何退出軍備競賽，結束長期對抗，一直是他的最大心病。冷戰雖冷，仍然是戰。

今天，我們應該明白：

（1）極權主義的根源，不是革命，而是戰爭。它是一種四面受敵的戰時體制。恐怖主義，也是遭受圍剿的反應。

（2）資本主義不是幾個孤零零的國家，而是個鋪天蓋地的世界體系。上述問題絕不是少數“民主國家”以外的問題，而是這個世界體系之中的問題。

膿瘡潰爛，不是膿瘡出了問題，而是身體出了問題。

只有消滅戰爭，才能消滅災難。

越戰期間，全世界的反戰呼聲，是我們唯一能夠看到的世紀曙光。

附記：

伊拉克戰爭爆發後，我參加過一個戰爭討論會，主辦者宣稱，

討論的前提是“美國代表先進”，“美國代表普世原則”。他們的表態令人驚訝：絕大多數人都支持這場戰爭。我很奇怪，在中國這樣具有反帝光榮傳統的國家，中國的精英怎麼如此狂熱，竟然同美國的愚夫愚婦一般見識，很多連美國人都羞於啟齒的右翼言論，在我國卻是時髦話題。

這事讓我深受刺激。